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078593

10位ISBN编号：7807078596

出版时间：2008-05

出版时间：黄山书社

作者：罗荣渠

页数：110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内容概要

为研究从“五四”以来现代化思想发展脉络，罗荣渠先生主持编成《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——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》。

本书资料搜罗宏富而精炼，选编了1919 - 1949年间我国思想界四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。

这四次论战是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，关于中西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，关于中国应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的论战。

它使我们惊讶地看到，今天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已经提出来了。

罗荣渠认为：“以上述几次大论战为线索，把它们联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，从一个侧面探索中国近百年来、主要是‘五四’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，有可能获得温故知新的启示。”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作者简介

罗荣渠，（1927-1996），著名历史学家、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。四川荣县人。

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，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。

生前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史学会理事、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会长等。

罗先生治学领域广泛，著述宏富，其中尤以现代化、美洲史、世界近现代史、史学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见长。

曾主编《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》等，著有《现代化新论》、《现代化新论续篇》、《美洲史论》、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》等。

代表性学术论文有《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》、《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》、《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》、《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》、《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》、《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》等。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书籍目录

上册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（代序）第一编 东西文化观：东方化还是西方化？
第二编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？
中册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出路：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？
下册第四编 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：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？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章节摘录

欧游心影录（节录）（1920年3月3日-3月25日） 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篇 大战前后之欧洲九 思想之矛盾与悲观凡一个人，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，最是苦痛不过的事。

社会思潮，何独不然。

近代的欧洲，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，不消说了，就专以新思想而论，因为解放的结果，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迸发出来，都带几分矛盾性，如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，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矛盾，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矛盾，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。

从本原上说来，自由、平等两大主义，总算得近代思潮总纲领了，却是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，便是大大一个矛盾。

分析起来，哲学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，社会上竞存和博爱的矛盾，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，生计上自由和保护的矛盾。

种种学说，都是言之有故，持之成理，从两极端分头发展，愈发展得速，愈冲突得剧，消灭是消灭不了，调和是调和不来。

种种怀疑，种种失望，都是为此。

他们有句话叫做“世纪末”，这句话的意味，从狭义的解释，就像一年将近除夕，大小帐务，逼着要清算，却是头绪纷繁，不知从何算起，从广义解释，就是世界末日，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。

我们自到欧洲以来，这种悲观的论调，着实听得洋洋盈耳。

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），他问我：“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，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？”

我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他叹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可怜。”

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。

我问他：“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，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。”

我初初听见这种话，还当他是有意奚落我，后来到处听惯了，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，着实怀抱无限忧危，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，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，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，还有办法，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。

十 新文明再造之前途诸君，我想诸君听了我这番话，当下就要起一个疑问，说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欧洲不是整个完了吗？”

物质界的枯窘既已如彼，精神界的混乱又复如此，还有什么呢？

从前埃及中亚细亚乃至希腊罗马。

都曾经过极灿烂的文明，后来都是灭绝了或中断了，不要这回欧洲又闹这出戏吧？

我对于这个疑问，敢毅然决然答应道：“不然，不然，大大不然。”

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，都是由“个性发展”而来，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。

他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纪前的文明，根本上有不同的一点：从前是贵族的文明、受动的文明，如今却是群众的文明；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，自然逃不了“人亡政息”的公例，今世的文明，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。

所以他的“质”虽有时比前不如，他的“量”却比从前来得丰富，他的“力”却比从前来得连续。

现在的欧洲，一言以蔽之，万事万物，都是“群众化”，这种现象连我们有时也看得讨厌，有人说，这不是叫社会向上，倒是叫社会向下了。

其实不然，一面固是叫旧日在上的人向下，一面仍是叫旧日在下的人向上。

然而旧日在下的人总是大多数，所以扯算起来，社会毕竟是上去了。

这种步骤，英国人所经过的最为明白。

英国从前种种权利，都是很少数的贵族专有，渐渐拿出来给中级的人共享，渐渐拿出来给次中级又次中级乃至最低级的人一齐共享。

不独物质上的权利如此，就是学问上艺术上乃至思想上，他那由上而下、由集而散的情形，也复如此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英国固然是最好的模范，其他各国，也都是同一趋势，所以他的文明，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，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，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，任凭暴风疾雨，是不会摇动的。

讲到他的思潮，当法国大革命后唯心派哲学浪漫派文学全盛之时，好像二十来岁一个活泼青年，思想新解放，生气横溢，视天下事像是几着可了，而且不免驰骛于空华幻想，离人生的实际却远了。

然而他这种自由研究的精神，和尊重个性的信仰，自然会引出第二个时代来，就是所谓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全盛时代。

这个时代，由理想人到实际。

一到实际，觉得从前什么善咧美咧，都是我们梦里虚构的境界。

社会现象，却和他正相反，丑秽惨恶，万方同慨。

一面从前的理想和信条，已经破坏得七零八落，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，现出一种惊惶沉闷凄惨的景象。

就像三十前后的人，出了学校，入了社会，初为人夫，初为人父，觉得前途满目荆棘，从前的理想和希望，丢掉了一大半，十九世纪末叶欧洲的人心，就是这样。

虽然，他们并没有人到衰老时期。

怎见得呢？

凡老年人的心理，总是固定的，沉滞的，但会留恋过去，不想开拓将来。

他那精神的生活，也和他的肉体一样，新陈代谢的机能，全然没了，破坏性反抗性是绝不会发动了。

现代欧洲人，却不是那样，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。

对于外界的压迫，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，日日努力精进，正像三四十来岁在社会上奋斗的人，总想从荆棘地中建立一番事业，如今却不比从前在学校里发空议论了。

他们人情世态甜酸苦辣都经过来，事事倒觉得亲切有味，于是就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。

如今却渐渐被他找着了，在社会学方面，就有俄国科尔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说，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相代兴。

他是主张自我要发展的，但是人类总不能遗世独立，大事小事，没有一件不靠别人扶助，所以互相扶助，就是发展自己的唯一手段。

他的论据，也是从科学上归纳出来，所以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势力。

在哲学方面，就有人格的唯心论、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，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，拨开几重云雾，人格的唯心论，由美国占唔士首倡，近来英美学者愈加发挥。

从前唯心派哲学家，将“心灵”认作绝对的一个实体，和他对象的“世界”相对待，分为两橛；占唔士一派，用科学研究法，证明人类心的性能，实适应于外界而渐次发达，意力和环境互相提携，便成进化。

人类生活的根本义，自然是保全自己发展自己。

但人人各有个自己，用“自己”这个字，称呼通换不过来，所以给他一个通名，就叫做“人格”。

这“人格”离了各个的自己，是无所附丽，但专靠各个的“自己”也不能完成。

假如世界上没有别人，我的“人格”从何表现？

假如全社会都是罪恶，我的“人格”受了他的渐染和压迫，如何能健全？

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通的，不是个孤零的，想自己的人格向上，唯一的方法，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。

然而社会的人格，本是从各个“自己”化合而成。

想社会的人格向上，唯一的方法，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，这就是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。

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所谓个人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国家主义、世界主义种种矛盾，都可以调和过来了。

直觉的创化论，由法国柏格森首倡，德国倭铿所说也大同小异，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，说宇宙一切现象，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，方生已灭，方灭一生，生灭相衔，便成进化。

这些生灭，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，所以人类日日创造，日日进化。

这“意识流转”就唤做“精神生活”，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。

我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世界实相，又知道变化流转的权操之在我，自然可以得个“大无畏”，一味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努力前进便了。

这些见地，能够把种种怀疑失望，一扫而空，给人类一服“丈夫再造散”。

就学问上而论，不独唯心唯物两派哲学有调和余地，连科学和宗教也渐渐有调和余地了。

以上所述几家学派，都是当本世纪初期早已句（勾）出萌达，但未能完成，未能普及，便碰着这回大战。

当战争中，人人都忙着应战，思想界的著述，实在寂寥，所以至今没见什么进步，将来能否大成，和康德、黑格尔、达尔文诸先辈的学说有同等的权威，转移一代人心，也不敢必。

但是欧人经过这回创巨痛深之后，多数人的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，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，这是我敢断言的哩。

十一 物质的再造及欧局现势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，那物质生活，当然不成问题。

譬之大病之后，元神未亏，虽然疲倦消瘦，培补亦易为力，前文所讲各国财政生计上情形，诚然困难已极，但按到实际，他们国债虽多，外债是可以暂时不还的，内债利息散到民间，依然是供殖产兴业之用。

货币价值低减对外汇兑吃亏，固然是大问题，但有时亦可以借作奖励输出的一种手段，这些听他循生计上原则自然变迁，也属无妨。

现时最苦的是资本缺乏，然而美国正苦资本过剩，势不能不以欧洲为尾间。

欧人只要善于利用，还不是取诸外府吗？

剩下最难解决的，就是劳工问题，我想不出数年，这问题定要告一段落，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，气象自然一新；或是有些国家，竟自继俄国之后，做一番社会革命，虽一时大伤元气，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，也未可定。

所以我对于欧洲，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，却断不是堕落，至于分国观察，或者有一两国从此雄飞，有一两国渐行衰落，这又是别问题了。

我这种拉拉杂杂讲了欧洲这些情形，恐怕诸君有点听得不耐烦了，今且总叙几句，作个收束。

第一，我想大战的结果，奥俄瓦解，中欧东欧各小民族纷纷建国，加以威尔逊将民族自决四个字大吹大擂，民族主义（一民族一国家主义）越发光焰万丈。

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民族运动史，总算告一段落，往后怕还要扩充到欧洲以外。

虽然国际关系复杂，天下更从此多事，总算人类社会组织一进步。

第二，这回战争，协约国方面，全恃“互助”得胜，给他们一个绝大的教训，虽然理想的国际联盟，未见完成，国家互助的精神，已是日见发达。

质而言之，世界主义，要从此发轫了。

第三，协约各国，拿“打破中欧军国”做个旗号，算是起了一回征讨军阀的十字军，如今大功告成，专制主义四个大本营（俄、德、奥、土）连根拔尽，民主主义，自然变成政治上绝对的原则，加以社会党日益发展，“社会的民主主义”要渐渐成为最中庸的一种政治。

第四，俄国过激派政府，居然成立，居然过了两年。

不管将来结局如何，假定万一推翻，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，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，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，将来历史价值，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，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，和前条所谓“中庸政治”相争，还不知谁胜谁负哩！

第五，一面虽是国内资本劳工两阶级斗争，一面各国仍竞相奖励国产，借此补偿战后疲敝，将来国际间产业战争，只有比前更剧，自由贸易主义，怕要作废，就这一点看来，突飞的社会主义，或者暂时受些限制。

第六，科学万能说，当然不能像从前一样的猖獗，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范围内继续进步，这回战争中各种发明日新月异，可惜大半专供杀人之用，经此番大创，国际上总有三几十年平和可望，好好的拿来应用，物质文明一定更加若干倍发达。

第七，这回战争，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，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，哲学再兴，乃至宗教复活，都是意中事。

以上几件，是我此行观察所得的大概，如今假定世界大势是在这种前提之下，我们做国际团体一分子的中国，应该怎么样，我国民该走哪条路，才能把这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，待我略述愚见，写在下半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篇。

下篇 中国人之自觉十三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以上十二段，我都是信手拈来，没有什么排列组织。

但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，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，循着这条大路，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，决非难事。

我们的责任，这样就算尽了吗？

我以为还不止此，人生最大的目的，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人类全体才是“自我”的极量，我要发展“自我”，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。

为什么要有国家？

因为有个国家，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，继续起来，增长起来，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。

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，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，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。

就此说来，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，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，不然，那国家便算白设了。

明白这道理，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，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。

什么责任呢？

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，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，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。

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（Boutreu，柏格森之师），他告诉我说：“一个国民，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，发挥光大，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，就要保住他，而且叫他发生功用。

就算很浅薄的文明，发挥出来，都是好的，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，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，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。

你们中国，着实可爱可敬，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，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。

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，总觉得他精深博大，可惜老了，不能学中国文，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。

”我听着他这番话，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。

又有一回，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，我说起孔子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，又讲些墨子的“兼爱”“寝兵”。

他们都跳起来说道：“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，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，真是对不起人啊！”

”我想我们还够不上说对不起外人，先自对不起祖宗罢了。

近来西洋学者，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，令他们得些调剂。

我仔细想来，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，何以故呢？

从前西洋文明，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，唯心唯物各走极端。

宗教家偏重来生，唯心派哲学高谭玄妙，离人生问题，都是很远。

科学一个反动，唯物派席卷天下，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。

所以我从前说道：“顶时髦的社会主义，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。

”这算得人类最高目的么！

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，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，图个心物调和。

我想我们先秦学术，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，孔、老、墨三位大圣，虽然学派各殊，“求理想与实用一致”，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。

如孔子的“尽性赞化”“自强不息”，老子的“各归其根”，墨子的“上同于天”，都是看出有个“大的自我”、“灵的自我”和这“小的自我”、“肉自我”同体，想要因小通大，推肉合灵。

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，求“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”，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！

又佛教虽创自印度，而实盛于中国，现在大乘各派，五印全绝，正法一脉，全在支那。

欧人研究佛学，日盛一日，梵文所有经典，差不多都翻出来，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，能得多少？

我们自创的宗派，更不必论了，像我们的禅宗，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，世间的佛教，的确是要印度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以外才能发生，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，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，现在柏格森、倭铿等辈，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走通。

我常想，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，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；他们若能理解禅宗，成就更不止这样，你想，先秦诸哲，隋唐诸师，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？

我们不肖，不曾享用，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。

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，我们又何尝让人？

国中那些老辈，故步自封，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，诚然可笑。

那沉醉西风的，把中国什么东西，都说得一钱不值，好像我们几千年来，就像土蛮部落，一无所有，岂不更可笑吗？

须知凡一种思想，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，我们要学的，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，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，因为一落到条件，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。

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，在今日诚然不适用，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。

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，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？

明白这一点，那么研究中国旧学，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，去取不至谬误了。

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，要发挥我们的文化，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，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，实在精密，所谓“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

不然，从前的中国人，哪一个不读孔夫子，哪一个不读李太白，为什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？

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，第一步，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；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，得他的真相；第三步，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，还拿别人的补助他，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，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；第四步，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，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。

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，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，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，不尽这责任，就是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同时的人类，其实是对不起自己。

我们可爱的青年啊，立正、开步走！

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，愁着物质文明破产，哀哀欲绝的喊救命，等着你来超拔他哩，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，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，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。

原载上海《时事新报》，1920年3月3日至3月25日。

选自《饮冰室合集》，专集第5册，中华书局1936年版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编辑推荐

《从西化到现代化(套装上中下3册)》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。

<<从“西化”到现代化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